



重刻時人十篇

上

番外三

共二

ハ7
2113
1

早	稻	田	大	學
圖	書	館	書	館
寄	托	者	內	文
寄	書	第	一	八
第	7	號		
第	8	冊		



門八波
號 2113
卷

內田



刻晴人十篇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颶
子夫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蓄不
害致之求友酬應頗繁一分不取又不致
之絕始不肖以為異人已觀其不緡不官
寡言飾行日惟是潛心脩德以昭事乎上
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宗
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
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旁及句股算術有



大正九年九月廿四日
內田米子氏贈



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着
數一々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
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
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己之
德純粹以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眈眈語無
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
間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如其方則
悔而後識其為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
於人及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与天主實

義相輔行世者願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
人道大約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言
苦志以禔身絕欲廣受以通乎天載雖強
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
迷者豁貪者醒傲者愧妬者平悍者涕至
於常念死候引善防怠以祈宥於帝天一
唱三歎尤為砭世至論何時之與有蓋嘗
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
上帝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于天之莫

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帝也。童而習之，
智愚共識，然而迷繆，本原怠忽，祇事年富，
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尚諱，改圖
者衆也。非譚言以罔生，即汝佛為超死之
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
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暝適于德，猶是
膏梁之適于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
不畸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莫虎林季之藁盥手謹序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廢乎古所稱至
人也。而各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
讀之，求下所為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
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
天，又非矯誣於真也。曰：夫所佑者善耳。
吾善，之，斯有善焉。吾善，細，斯大善焉。密之
念，之，刻之，用以克，厥天心者，承食天報而
去，未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也之芒於死

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為吊詭者耶。即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書若河漢。櫛柄莫執。而西洋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与吾聖學為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与天道中人不_レ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

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立於責成_ス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亦無貳於攷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數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_テ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_モ然。吾華論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_テ之。而能不_レ動者。幾人。况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甚者喪身。今試取茲篇讀

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誥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籀殊科。然大指可觀矣。夫墨子者固周漢

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句吳周炳謨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利先生' and '周炳謨'.

題崎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顛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為天主實義。以著其九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為崎人十篇。以折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列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列。其航海也。蛟龍獺鬼之區。諸吟

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下枕席井竈上過之。去身毒為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為崇善。重倫事大語。往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列。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齷且。不難變其俗。所服為能。離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為吾人之常。豈不

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估。百金僦屋。白子噉號。一錢信宿。
息氣接睫。僦馬迺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
人之處世。亦復然々。棄家馳逐。夫何有焉。
失惑寒氷。獲斯火熾。仰維大圓。爾司何事。
渴貪貪利。清貪貪名。清其如蚓。渴其如鼯。
西國先達。黑蠅德牧。黑蠅恒笑。德牧恒哭。
笑唯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比諸破鏡。
聖忍順受。棲澹化暝。天主降鑒。脫之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
死匪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
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
脩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
至人生如真。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
能死。非仙非佛。不怖不待。法雅哥般。問黑
人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殃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脩曰候。
且晝所行。宵無嘆乎。生々所營。死無類乎。

水天胡婦。為焰想乎。南海黎渦。湛矜式乎。
當境誼赫。誰瞽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繫乎。
施勞伐善。驕且吝乎。却先孰存。擅以爭乎。
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經天。如水隨波。
數羸皇皇。數消瘵廩。存順沒寧。天主用輓。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
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莫見載。
塞其竅。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
格刺得。邦伴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

惟天主守舌。寡尤。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若不厭茶。甘不厭葷。饑渴
害心。饜飲損氣。清虛日來。渣滓日棄。先正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
玄酒。調之以大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
澹泊。賞櫻寧。習於嗇。遠於豐。中士治身上
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為
是煎煮。夜朝心口相語。經火燻灼。見
炭顫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

是良方。珍重一為。何用不減。碎諸農人。去
磔去草。苟無種。菽。黃稗。翻好。碎諸僕人。不
博不配。苟為坐糜。不如井杵。織。惡必除。微
善。盡體。天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
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也。人不知。遂心
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
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
百苦。為善亦苦。去惡亦苦。受苦一生。却能

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早。天時甚長。天堂
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而時耽淫。變為
敵。棘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為翰。迴變
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
廖廓。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
或說吾行。或說風水。一中膏盲。畏死不正。
請驅小數。請艾邪魔。我生有為。我死無他。
善種。心。惡種。語。默。涉。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射膚剖身。以藏珠。朝夕事。歛聚。誠利竭。半羔。顯粟堆。倉廩。不肯。曠窮乏。但知敬商買。疲精如馬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蚘蟲。驕癡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貪者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多少。聰明漢。惺々。換絲總。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利瑪竇述

後學汪汝淳校梓

一本無後學汪汝淳校梓七字
蓋汝淳重刊之者

人壽既過。誤猶為有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為無邪。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

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
之有已已空廩橐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
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
則年与月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
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
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
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
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錢許鎰
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竹器以自養養老

慈幼無即無矣猶可為有焉若呼盧擲去
之或委諸壑或与之非其人也無為真
無矣惜乎實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
政無當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
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偽去猶有乎太
宰曰意子何言之謙也以為徒過光陰無
所事々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老
侮天耳害人耳汚己耳天大慈更益之以
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德已迨身將

斃則年數子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
有乎。無乎。余曰。不知。未^未生矣。既而太宰易
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
實學。大獲禪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
呼。時之往。永流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為
有。矧未之來乎。余故為日畧。歲曰。時之往
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
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為
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

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禪^禪。惟時
者否也。今日一去。未日益多。今日益遠矣。
胡能復迴乎。未日之日力。僅足未日之事
為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
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
之失。時也。故無時可^本徒費焉。夫物之為
我。有而便于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与我
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
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為大

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年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至，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為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既而猛省，即悔歎曰：嗟！嗟！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土一辰，不思道，咤已為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謂己為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

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即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為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為日有正用，恒自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

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為患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蠅而數。為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

夫世事世物。吾不可留。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即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逐于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輕也。輕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輕。不輕。則暇。迄

為難且重者。即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為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是醜極甚矣。矧求而不得之。子病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第二

馮太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

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為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之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饗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々逐々日從其所欲。爾笑人之生也。毋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

按後字恐為誤

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後。無不若勞。農夫四時反土。千畝。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土人晝夜劇神殫。思馬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膏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日之病。三百餘名。况磬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其徃為人害。如相盟。詛不

過一寸之喪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為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姑武不利則更謀新者展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為小不幸所珉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為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

姑一本作古之二字

人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人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逝墓一步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誰能當之凡世此只訴其外若耳其凡苦界之苦辛為真若辛其快樂為偽快樂其煩為常事其娛樂為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為愛惡念懼四情所伐譬樹

在高山。為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
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為己欲。所牽
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子之四海之
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
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既從孔氏。復由老
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
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
而三教之歧。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
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

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
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詭
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
遇風。濤舟舳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
海角。旦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
或乘朽篷。或持或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
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
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
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

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
世態若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呼是
為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慕
殺攻併。無所不為。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
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
恒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
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
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吊
之。為真人也。生于若勞世也。凡有喪者。至

天字或云
失誤

其門作樂賀之。為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
又以生為凶。以死為吉焉。夫天也太甚矣。
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是世者非人
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
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
于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
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
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
方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

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
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
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
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
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為天民則昂首
向順于天以今世為本處所者是欲與禽
獸同群也以天主為薄於人固無怪耳天
主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于地以
是為鄉惟泥于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

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
世界欲拯救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
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
輩而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先初祖先
忤逆上帝其後末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
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言非天主初意乃
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
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
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

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酬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魚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若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景。皆真論也。從是日。大宗伯人。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謂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

之說。期復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侯利行為祥第三

余問于徐大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侯。則談而諱嫌之。何意。曰。固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馬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侯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未盡人之終。界自可畏矣。

但敝邑之志于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
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
未至豫為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
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繞
於宇內者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
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亦有備則無損
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偷者闕主莫慮
耳是以凡聞計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
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無

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為沮惡振善
之上範也除子曰如是急乎命曰生人所
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
期不論王公賤僕人之子誰不有一日
焉或且不及暮或暮不及且乎誰居甲能
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
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
遠焉抑身恒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
孰知此往之年皆已為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船

中坐立卧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昼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為行動。以己為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坐實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設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役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甕水。將謂未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為

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則江水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身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久而冀壯。皆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之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

我念念言々行々。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
候之不祥。便目為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
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為吉祥。施我凶孽
即為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秋惡
而執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
實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
惟途難焉。子不聞為善如游流行舟乎。有
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
况以是憚凶心凶口。而諱言之。豈非長惡

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驟由忘死之近。而
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為善者。自許壽不
如自許失矣。蒼生之生宇內。如失如鳥速
飛。無遺迹。如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
此。營大業如永人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
黑人。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
居室。阨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
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為急。崇飾
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

世。一切損舍。人目為清狂。有所知。買得四
雞。囑令携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
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
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按汝雞安在。乎。曰。汝
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誘之。引引子偕行至
其人生壙中。則四雞在焉。其人愈益。誑曰。
吾批汝携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
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為此。以警我
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

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
壽短乎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
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
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
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
亦終身煩寃耳。徒得生之名。而實實于苦。俱
未与苦俱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
若海也。則死豈非行尽。若海將屆岸乎。苟
歲月長久。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

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為刑罰。刑罰之赦耳。吾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為寓。不以為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為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人比之常生不減為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晷耳。必夫在印為嬰偶。死為鴉矣。以辰巳為幼。為壯。能見日中為至。

艾頽白。以未為老。而幸得至中。酉為耄。為老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後。豈是節乎。是以志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為須臾。特此須臾端倪。為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竊。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千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

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甯先後比
次次甯裁上則前甯已傾矣席上設有肴
饌百器而曰中有一器盡也食必死則此
百器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
必有一日帶死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
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
短淺之中尤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
死乎某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
首冒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僵僵不起乎

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
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
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圖
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
如製衣者置帛于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為
衣若干為裳愚也哉嗚呼母恃年之茂身
之強矣所見死亡往々幼者多乎老者強
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器小大厚
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

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
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
人之身与神曰吾曹得金具藏於陶具也
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
視圖画以手摸之其所画物皆近而巧
土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
近焉世界一圖画耳人人皆近於死無相
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
以是視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

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
為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
為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
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
路不長所常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實哉
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
者勸積財尤異焉家彌通彌急於路費乎
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医曰此時
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

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為至長，曰：至善之侯。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得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又當路聞之以為大僂流之遠方，其餘風及于閨閣，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

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為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為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甚無可疑也。然此世身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為生。既以為生，不得以氣盡命終為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

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
人將死即先遺屬虛疾不可療已則良友
泣涕屬耳誥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遠
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奪間聞此語則
慄々戰々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
日月已矣我永々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
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為他人積
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蠻愛無益
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

音會困極也

此殫殫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觀之甚傷心
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
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
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為吾友者或備棺
槨或製衰麻為親戚者或斂家具或守財
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
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与身形分別耳
凡二物相昭合者莫如靈与身之親切也
合既密分之愈難矣而友偕行千途臨歧

尚猶惜別况一生同體之友乎哉即見偏
身失潤色而貌愛目深鼻稜稜口暗耳燥足
冷肌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
母痛入世以已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
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
帝忿怒吾前行俛而視一生之歲月都費
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暝幽時下而
視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施
而睹鬼魔俟我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

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即
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
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在魂與
魄耳魄即為尸尸為腐肉腐肉為喪蛆喪
蛆化歸于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
人之靈魂矣夫既出身外忽視移幽陰異
界軌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
所為則悉出藉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
冒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翫法欺君酷

虐暴^ス民順^ヲ私意傷^レ刺^レ孤弱者皆^ト未^テ受^ル某報^ヲ
也于是清^ク乱^ヲ神道抗^レ侮上帝妄^ニ尊^ニ異端詐^ヲ
偽^ニ誣^レ世^ヲ無^ク所^ニ懼^ル畏^レ既^ニ見^ル天主威^ク在上^ニ審^ル討^ル
毋^レ奈^カ顛^ニ慄^カ而無^ク所^ニ逃^ル也于是^ト不^レ肖^ク人所^レ掩^ル
諸醜情陽^ニ廉^ニ陰^ニ貪^ニ外^ニ飾^レ正^ニ內^ニ釀^レ邪^ヲ見^レ過^ラ不^レ
圖^レ改^ム見^レ義^ヲ不^レ肯^ク若^ク諸墮^ニ隔^ニ閻^ニ事^レ心中所^レ藏^ル
逆^レ公^ノ之^ノ謀^ハ非^レ禮^ノ之^ノ欲^ハ非^レ法^ノ之^ノ念^ハ人^ノ目^ノ所^レ不^レ
及^ク一^ニ一^ニ露^ク不^レ可^ク蔽^ル焉^ト天地萬物并^ニ我^ノ自^レ
心^ノ皆^ト從^テ而^テ訐^ル我^ヲ證^ス我^ノ焉^ト辭^乎在^レ生^ニ多^ク見^ル天

主慈惻^ク天主寬容^ト至此始^ニ見^ル天主怒^ク念^ル天
主嚴威^ト也則我何^ニ禱^ス乎誰^レ獲^ル解^ス救^ス之^乎于
是方知財賄^ハ已^ニ無^ク而惟^ニ有^ル犯^ル理^ヲ得^ル財^ノ之^ノ罪^ト
也穢^レ樂^ノ之^ノ味^ハ速^ク過^リ而取^ル穢^レ樂^ノ之^ノ咎^ト常^ニ遺^ル也
傲^レ矜^ノ之^ノ氣^ハ已^ニ隨^フ風^ニ而散^ル而惟^ニ留^ル傲^レ矜^ノ所^レ招^ル
大^ニ刑^ヲ永^ク悠^ク不^レ脫^ル于^レ身^ニ也則弟^ト得^ル恨^ル已^ニ恨^ル天
地懊^ク惱^ク而受^ル無^ク限^ノ殃^ヲ痛^ク哭^ク嗚^ク呼^ク不^レ已^ク矣此
難^ク之^ノ至^ク難^ク在^レ死^ニ之後^ニ也
常念^ル死^ノ候^ニ備^ル死^ノ後^ニ審^ル 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
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
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為条目將錄以為
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
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
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之
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
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
耳舡三老使舡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

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舡後即
知其舡前事乃以舡張翕之笑吾人行此
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
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
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
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
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
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為吾欲知生際一事
當行耶否耶即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

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斐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即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概葬死皆于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討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詰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

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奮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鞠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与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尔暫免汝目下刑吾讓尔為王七日七日之外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即解王衣裳衰冕服之令即王位百官皆

曩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弟俾
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即提票云七日限
今已過若于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
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即大驚
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啓請遊
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即問世子七日
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
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
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

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
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
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合此
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
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
父歿代立亦為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
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
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
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

淫欲之害德行也。立欲之火，發于心則德
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
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為最上良藥
也。吾在世，若已結證罪案，犯人從囹圄中
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
道中適遇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
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
曰：嘗有一人行于墻野，忽遇一毒龍欲攫
之，無以敵，即走龍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

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
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
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
其樹，則有黑白蟲多許，斃樹根欲絕也。其
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即不勝喜
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都忘其險矣。
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為虎狼
食也。是奚謂乎？人行曠野，乃汝生我生，此
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

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
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
艱也帝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斃樹
根者乃益夜輪轉滅少我余也蜂窩者乃
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
危險不昔自極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
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
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人
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

笑瘳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
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
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
身後人所去所也後所無用財為亦無重
財為矣吾曷不萃後所之所尚乎借乎妄
人于已所不在受譽乎已所在受苦也夫
物汝會咏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之
恨請母親其未觀其忒母親其向觀其背
歛夫進而聊帶偽樂而退乃大遺真憂也

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穴牀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提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因之忽然而寤即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為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于己其一愛重之如己其一甚非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主怒

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即急走其上友訴己窘幸念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与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己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悞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

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無奈何作
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
菲薄請勿外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徼
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
今無愛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極濟力
好我者勸也言畢即先行趨王所此友之
寵于王也異是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
是矣謂乎士遇事變即人至死候上帝將
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二友者一財貨

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
能運動惟与我葬服及棺擲耳夫親戚朋
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
第德行陰隲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
之急且以我抹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
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
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轉丁
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
一宰臣揭諸荻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

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携此
衣一緇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
餓身瘦矐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
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饒亟則依而入數
日飽飲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
容恐主大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
身瘦矐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
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于入生之隙空
々無所存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

死所聚財貨不得与我階出也何不習彼
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
者為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
者為真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
夫田產十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盜不得
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為堅
久故善持富者實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
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
離生死我隨也為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

四以攻伐我僭教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
教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教之根抵本弱也。
以虛為實以無為有以他為己也。故常念
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
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
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僭教不已忽俯下
視足則斂其輪而折意退矣。教者何不效
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未乃死之
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

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
隆種之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
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
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教甚猶若不足
既薨葬理之後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
登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為土踵矣。
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
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
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

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難位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已也。見已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已也。識已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觸體。鑿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画鶻體形。懸于齋室。以自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画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無造一物。即各賦以愛已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

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皆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即不可。人強求生。即不可。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為悔既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在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至之生可乎。吾鄉人。西入西帶氏西。

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為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流也。別有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上。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天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干常生謬矣。夫

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友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之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警。馬則數日前。諱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

馬已習弗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馬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于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試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吟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与否。一一籍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与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

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欽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夫子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如之。

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事。無所
事。即無所愛。無所受。則捨之。無恨也。其志
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為家。客向欲近家。
不啻無愛。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為囚禁。為
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仕娛樂。如囚人。視控
打垣壁。裂桎梏。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
歸故鄉。何憂哉。第兢堂曰。慎不敢。輒自居
安。輒自為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攷之。疏
也。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

果大神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為。備于
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
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
迂哉。重所輕。輕所重。真凶乎。是也。文王墓
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
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
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
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因天覆之。奚厭其薄。

乎。然厚葬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_レ不
寧者。惟母自菲薄吾神靈焉。此世一生身。
而身後永常若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
有不善可_レ蠲。吾有善可_レ增。此生以後絕不
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
未得罪于人。而偶經過于司生殺者之前。
入其庭。猶且喘々焉。矧終其身所_レ為。莫非
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
嚴臺之前。按我萬々世罪殃。而且得晏然。

乎。不思乎。妄望_レ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
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
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己。是也。得罪于天
無所_レ逃。不從而禱於天。孰禱乎。繫在此則
所解亦在此矣。即復勤詢天主所_レ貽。至教
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聖戒。以息
天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天也。吾藏人非
義財物。即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
行。即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或立之。嘗與人

交爭教狠。有讐即怒。宥和睦好待之。此以
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蠱木身以醜念
邪情。亂熒心靈。即時洗滌新之。修善志。歸
道體。或有誘惑我于非義。遠離廢之。勿惜
此以和已也。嗚呼。倘死者已受天刑。今能
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
難。出無量數價。無若不甘心。取之以易之
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啓心以付悟。備死候
之實。範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

也下脫矣謂乎
余四字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
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
耳若人已心相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
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
功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
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貴重
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
類迹於鬼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

言師神也。故天主。經典及西土聖賢莫不
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子曰。吾初
讀孔子本誦近仁及利侏之說。即有志於
減言且聞貴邦尚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
言幸以告我。以證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
于同志也。余曰。竇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
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
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
言也。如飛之羣。一出口。不得追而復會之。

矣。鳥出籠。即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
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
言。乃為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
不能無訛。能守己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
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歎之者曰。愚者
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為其愚之微
耳。是故宜恒以手掩口也。東亂氏古之賢
者于大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
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

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向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辭。恐傳之以夢也。中土西陲。一大賢。瑣格刺得氏。其教也。以默為宗。惟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辨。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為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

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又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每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耳。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為善言之證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司。以下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而使其手而真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為而少。

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諷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即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即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吾毋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啟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

傳記也。貴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未庭。國主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食之。而命諸名俊備主賓之禮。貴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貴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侪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明亞德那有危者。於大宴時。能無言也。抵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

如薪於火。即訥者。于是中憂而謹也。惡德
那。彼時賢者所出。佞者所出。則售言大市
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
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
特誌貴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
初。發志。修行。即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
吾將守我行。以免吾之咎。聞此。一息。即辭
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
師問曰。何選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

還也。自後德名藉之。遽入深山。獨居默修。
用以晦迹。劇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
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脫愈長。是以邦伴
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
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
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
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
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
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

矣。吁！今之學非為己，悉為人耳。故大學師
有人以其弟未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
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合言
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
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即擊之，陶以音等其
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頻回于
病甚，故昔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
之。往時有一士，巖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
俄發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

△成以下三丁メ左品ノ

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
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辯言，無師以
習不言也。弟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
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
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
耳，翌然如驢，恒以耳瑠蔽之，人莫知焉。顧
甚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鬻之，恐其鬻工，露
之，則使鬻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己衆心不
忍，則擇一謹厚者合鬻髮畢，語以前諸工

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
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
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
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
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
即復填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
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從此忽生怪
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
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

難。乃至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諾其賢臣曰。
吾于卿屬有呀寄故有人之胸特為流言講焉。即入
即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宣譁之心。
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羨液。四處漏矣。得滿
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
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
覆乎。所謂人之生死都由舌也也。善馬不轡
銜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
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

忘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
害踰山，防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嶮山，
其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
石塞口，而終日謹之乎？世之害莫大乎佞
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醜
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從以巧詞綺語，飾而
出之。如塗朱傅粉，見女之事，非大丈夫之
氣也。東格刺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
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因以誅焉。

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變。于時
有一名士，大雄辯，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
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東格刺
得持于公堂，庭辨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
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婦
人履襦，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于
死，不取干畢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
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身蓋言之期，
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

曰下脫此文言，切
中夫子之幸矣云
不對不堪用也曰等
字

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
業朦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
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折出而量之多于
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口盛而增多惟
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水聞稱譽
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
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既爾宇
內何以言為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
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極扶世流耳矣無言

孰世乎禽也耳惟言喪人以是別鳥獸賢
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
言虞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
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扞國德奸
也。有妄持之以刺正人則目為凶器而禁
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由人誤用
耳。聖人欲不言欲人皆正行矣如醫之
慈者欲無疾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泥瑣
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為俘虜

鬻子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弟。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品。曰唯覓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炙。則每客下一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以師以狀傳教者。蘊有欲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者。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會汝市最佳物。

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恥。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辨黑白以舌。友相交。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衆

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
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
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
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辨則躍然喜請賞
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謝語昨事以謂
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之僕
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
請復之隨命阮瑛伯曰速之市之殺宴昨
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弟得鮮足矣阮

瑛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魚他殺也
席設教下饌特見舌視昨魚異客益異之
主忿怒大罵之問曰舌既佳疇余汝市佳
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
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
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
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
世俗乎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
之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

之之。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
無舌商賈何得詐偽。罔市細民何得虐誣。
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平以舌之謗諛。故
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弱
心。失友邦作讐言。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
愆也。侮神誑上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
無此舌之流禍。世以安樂矣。是故鄙僕承
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
聞二義。陳說既正。音吐詳雅。俱離序敬謝。

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
舌也。本善人在用之。非禮而言。即壞其善。
是故及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
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有也。汚邪
巧謗誇五母也。真直益滅時五有也。言母
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從吐汚言。以吃
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
曰吾是當言耳。惡言未。吾用惡語報之。是
火將熾而吾施之鞞。初惡一。今惡二矣。苟

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從薪。豈非以
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
正心以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
而正言之時。心能據正。恒自據正。即有邪
心亦可匡也。若果偽者。非亦不能恒作正
言。斯為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
意。平時謔人。與人無異。忽逢櫻擾。即揚禽
聲。而復其喞也。詐正人善。為仁言。而不
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之。與人無異。俄值拂

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
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
樸。而自光美。不求鮮幸之飾。房言病醜。不
能不借于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
古之道。言今之詞。毋謗則近恕。而忠
者若之。世道衰下。諛言易發。易傳也。故當
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諛言。無說故諛。
人與聞諛者。吾
未識罪孰重矣。毋誇則近謙。而教者去之。
自伐善者。非因已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

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為實，匿矣。以匿易，
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口，是反
為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己德，吾自稱
己善，冒名而泯己德也。此五母也。言有真，
則無誕，而人即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偽言，
始終不類也。真者加明燭焉，光四射，縱掩
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
之言，咸真實，無偽。汝為不然，豈不居三人
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道路一而

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登
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不得
義，察色而言，不得道也。發矢不直，是無
刀，安能中乎？張絃不直，則無音，胡得和乎？
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
也。益則無窺，而人以為用焉。有于金之言，
有無賈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增人財，仁
增人言，珍具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
凡無利於衆，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

言。度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於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為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為。無餘無缺始為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言之未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聽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而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

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蒙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毋斯。五毋獲斯。五有。誇自且迄。父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昔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鍾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

音其效鍾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士誚
我曰西土以喋₂勸希言也歟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
止蔬菜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
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敬國中國自
三代以前佛教不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大
牢事上帝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
散齋有致齋₁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

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
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
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齋者將以齋
一心意致其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
齋素何意時余筵中適有舊稿一帙中說
天主教齋素三旨即出快觀之其辭曰因
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
三志識此三志滋切茲崇矣夫世固少有
今日賢而先日不為不肖者也少有今日

順道而昔日。永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余聖賢布之教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所為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焉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為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矜己之短。為離婁以視己之長。為盲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

雖稱云云以後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疾于己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矣。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莫堪歡樂。則敗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誓願于天主臺下。哀悃涕淚。冀洗己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己。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誥。不少

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鞠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為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王之及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借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真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

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寧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體，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冤摭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

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將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恃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冠讐，然不獲已而始畜之。何者？吾未嘗為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為腹飢之藥，服飲為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為度數為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為衆所食，甘食原味以益其膏，不幾為衆作牧人乎？性之

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頻反而賊人。誤飲食，強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未猶鼠虫蟻多號。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堯泮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

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為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力使不得外脫。種之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于學者，先當拔心于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偏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若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財用愛，誘損我心，纏縛于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

身，百凶尽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耳，餓求餒，不求飽，其于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比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若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實我，于是促之焉。務修其道，之不懈，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舍憂困而望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

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偷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遠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合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腸充飽以殺饑，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穢如此，則安能抽其心。

於塵垢而起高臆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友憐惜之，而讓已曰：彼殆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造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往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

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百寄
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
之。既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齋從，入困農
舍之所，畜犬身矍體輕，走驟禽獸，跡疾趨
攫，納獲禽魚等。顯家所養犬，雅潔肥容，美
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
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
而斃，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
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亦然也。皆係

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飲飽，必無所進于
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
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
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
食之翫，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齊
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齊素，真
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 中... 詩... 五... 會... 善... 亦...



